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唐宋传奇集全译

魯迅 輯 錄

程小銘 袁政謙 邱瑞祥 譯 注



貴州人民出版社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孟筑敏

封面设计: 唐锡璋

ISBN 978-7-221-07690-8



9 787221 076908 >

ISBN 978-7-221-07690-8 / 1 + 1560 定价: 45.00元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唐宋传奇集全译

魯 迅 輯 錄

程小銘 袁政謙 邱瑞祥 譯 注

貴州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唐宋传奇集全译

鲁迅辑录 程小铭 袁政谦 邱瑞祥 译注

责任编辑	孟筑敏
封面设计	唐锡璋
技术设计	祖 铭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印 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19.875
印 数	1 - 2 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7690 - 8 / I · 1560
定 价	45.00 元

贵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传奇集全译/程小铭,袁政谦,邱瑞祥译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3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ISBN 978-7-221-07690-8

I. 唐… II. ①程…②袁…③邱… III. ①传奇小说-作品集-中国-唐代②传奇小说-作品集-中国-宋代③唐宋传奇集-译文 IV. 1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302 号

译著者简介

程小铭，1950年生，当过知青和教师。1988年贵州师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任编辑，副编审。参加《贵州历代诗选》的选注，发表《论〈玄怪录〉的版本源流》等多篇论文，著有《颜氏家训全译》一书。1997年因病去世。

袁政谦，1952年生，当过知青、工人，机关干部。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并任《花溪》杂志主编等职。

邱瑞祥，男，1951年出生，贵州省贵阳市人。1983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教于贵州大学中文系，现为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过《〈佛大方便报恩经与仁王经〉注释》、《李卫公问对全释》、《锦江禅灯校注》、《山晖禅师语录校注》等著作。

前 言

“唐传奇”乃是唐人小说的别称，当晚唐人裴铏将他的传奇专集以《传奇》命名之后，后世之人也便随顺将“传奇”一词来代称唐人的小说，其中自然也有着演述神奇怪异故事的内涵。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源远流长，同任何一种文学体式一样，它也经历了从萌芽、发展到成熟、演变的过程。“小说”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显而易见，庄子所言之“小说”，决非是具有文学意义的“小说”，它所指的，乃是一种与高言宏论相反的琐屑小语，完全不具备那种经世济时、耸动时听的功用，所以也就远远达不到“大达”的目的。在汉人的认识里，“小说”一词的含意已有了新的发展，它初步具有了一种“文体”的意义。如桓谭所言：“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引江淹《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在这里，可见出桓谭眼中的“小说”，从文体上看，是一种“丛残小语”似的“短书”，它有着“治身理家”的功用。稍后的班固则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特列了小说一家，著录了从先秦到汉武帝时的小说十五家，1380篇作品，并对“小说家”的源流、作者、功能等作了概略的论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比亦刍蕘狂夫之议也。”班固对“小说”的认识，在桓谭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但从其内涵而言，

亦远非今天所言之“小说”，它包含的内容极为宽泛，举凡志怪传奇、琐言杂记均已包括在内，统而笼之，称为“小说”。尽管我们在语意上可以作出如此的辨析，但当我们追寻中国古典小说的源头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先秦时期那些大量的神话传说、志怪故事等各种琐言杂记。我们不难发现，在《左传》、《国语》、《楚辞》、《山海经》及后来出世的《涿冢琐语》等文籍中，记载了大量的神奇怪异故事。一方面，它可使人们窥见其时之人通过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反映出当时之人对世界的直观的、稚拙的认识；另一方面，从小说的角度看，那些神奇怪诞的记载，蕴含着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虽然粗糙，却有一定的形象性，虽然简短，却有一定的情节，甚至还有情节的变化，如《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篇》中所载的“黎丘奇鬼”的故事。如此等等，正是构成小说重要的内在因素。可以说，先秦时期大量的神奇怪异的记载，已经孕育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诞生。

两汉以来，随着神仙方术、谶纬迷信、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在继承先秦时期志怪倾向的基础上，大量的志怪小说问世，如《列仙传》、《神仙传》、《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等等，并有大量的符命瑞应的传说集中在阴阳五行、卜筮纬候的文籍之中。尽管它们在内容上大都怪异荒诞、迷信不实，有着浓厚的神道设教的色彩，表现出为其时“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服务的目的性；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正是这种有目的的创作，突破了先秦时期随意性创作的传统，对小说的发展，无疑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六朝时期，小乘佛教盛行，宣扬因果报应、神异灾祥的各种故事大量流传，如鲁迅言：“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略》）这些鬼神怪异之书，可以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续搜神后记》、刘义庆的《幽明录》、颜之推的《冤魂志》、王琰的《冥祥记》等为代表。

同时,随着六朝品评人物风气的盛行,则出现了记载文人言行趣事的所谓志人小说,代表者便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这时的小说,结构上,虽是“粗陈梗概”,情节上也少有曲折生动的描写,但它较先秦、两汉的志怪传说毕竟大进一步,由纯粹的志怪到有意识的志怪,再到志人,这已经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将从萌芽、幼稚阶段向它的成熟期演进。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唐代,迎来了它的成熟阶段。鲁迅先生在谈到唐人小说时,曾作了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相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从这里可看出,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唐代,有了一种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概言之是为“始有意为小说”。析言之,是应有如下诸点:其一,小说文体意义的成熟。唐人突破了小说依附于杂史、杂传的束缚,自觉地进行小说创作,通过丰富的想像,大胆的虚构,生动的描写,来表现他们对人生意义的体悟,对纯真爱情的追求与赞颂,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反思,对惩恶扬善的价值观念的肯定,使小说一体,亦如诗、文一样,成为表情达意的一种文学体式而正式走向文坛,具有了现代小说的意义。其二,唐人小说突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格局,以完整、曲折的情节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作者情志。唐人小说,有着完整的故事情节,都具有一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一个完整的情节演变过程,以情节的曲折变化来展现故事,刻画人物形象。故而其篇幅较为宏大,与六朝“粗陈梗概”的片段,自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三,多样化的叙事角度与叙事方式。唐人小说在继承传统史传的第三人称全知角度及第三人称限知角度叙事模式的基础上,还使用了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叙事方式,让第一人称“我”进入故事,充当故事中的角色,一方面使作品增添了较强的情节力度及情感强度;而另一方面,则又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引发作者在阅读心理上对作

品的认同,能够促进作品与读者间的进一步沟通。在叙事方式上,在继承传统的以时间顺序叙事的同时,还多用插叙、倒叙等叙事方式,这些叙事方式的变化,避免了唐以前小说单调的叙事格局,使故事情节更为曲折生动,笔法更加跳跃活泼,当然也就大大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其四,小说语言的更加成熟与丰富。唐人小说充分借用了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吸取了唐代古文运动的成果,以一种散文化的语言来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叙事讲求简洁,描写显得生动,情致委婉,议论舒畅;同时,他们又借用诗赋来作为抒情言志的一种手段,以赋的铺陈手法来描写环境,以诗来展示人物内心世界,使其语言运用上显得更加成熟与丰富。

唐传奇以它高度的艺术成就,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诚如宋人洪迈所言:“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代说荟·凡例》所引。)

宋人传奇大都继承晚唐余绪,作品题材大部分以历史题材为主,往往在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演述中,来表现他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与反思,在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来达到训世劝诫的目的。同唐人小说相较,情的成分减弱,理的意味加强,说教的意味很浓;在表现上,虚构的成分减少,写实的倾向增强,所以也就不再具有唐传奇那份委婉的情致与风韵。在这一点上,也就遭到了后世批评家的一些非议,如鲁迅先生所言:“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唐宋传奇集·序例》)但无论怎样,它总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在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变异中,必定存有着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探寻此种深层的原因,理应是研究者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以此而言,它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二

《唐宋传奇集》是鲁迅先生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时所辑录的一个唐宋小说选本，它凝聚着鲁迅先生长期的心血和努力，反映出鲁迅先生的学术功力和学术眼光。从其问世至今，已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本书经过时间的洗礼，越发显现出它的价值，它仍是现今乃至今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唐宋小说的必读书籍。同其他唐宋小说选本相较，是书有着如下的优长之处：

一、全书选录范围宽窄相宜，数量适中。自晚唐以来，小说不断地以专集或总集的面目传世。专集者为某一人某一时之著作，阅之，仅得其人其时之一部分，终让人有难窥全豹之憾；而总集者，以“全”为其编辑目的，除了专业的研究者，一般读者面对那些浩大的卷帙，难免望而却步，如《太平广记》之类。鲁迅先生的《唐宋传奇集》则克服了以上两方面的缺憾，在选录范围上，以唐为主，兼及宋代，唐文从宽，宋文从严，全书八卷，唐人六卷三十六篇，宋人二卷九篇，突出唐人，符合小说发展的历史真实，可让读者对唐宋小说的发展全貌有一整体的认识与把握。在选录篇目上，本书共八卷四十五篇，数量适中，而且所选篇目，均为唐宋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可使读者在一阅之下，便能领略到唐宋小说的精彩之处，省却了读者的许多时间，确可收到窥一斑以见全貌的作用。

二、表现出唐宋传奇的发展线索及各自特点，具有史的眼光及意识。唐传奇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初唐时期是唐传奇的初始时期，这一时期作品数量较少，内容大都承袭六朝志怪倾向，艺术上还不太成熟，但它已经注意到了人物形象的刻画及结构的完整，并在神怪的情节中来展露人的情感与意愿，表现出从写志怪向写现实的转化，《古镜记》、《游仙窟》、《离魂记》等可为代表。中唐

时期是唐传奇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作品大量涌现,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传奇作家,作品的内容十分丰富,它突破了志怪的局限,以现实人生作为表现对象,去展示时人对生活目的的感悟,对坚贞不渝的爱情的歌颂,对上层社会奢侈荒淫的指斥与批判,表现下层人士的情感、愿望等等。如此面向现实人生,使作品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些优秀的作品中,都能以曲折生动的情节及细节描写去展示人物形象,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及情感,语言也运用得非常娴熟。这一切,充分显示出唐传奇的高度发展与成熟。其中《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柳毅传》、《任氏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是诸作中的精品。晚唐时期则是唐传奇的变异期。这一时期由写单篇转向了专集的创作,出现了一大批传奇专集,如牛僧孺的《玄怪录》、牛肃的《记闻》、薛用弱的《集异记》、裴铏的《传奇》等等,这表明了此时期传奇作品的进一步增多,文体形式进一步模式化。在内容上,大量剑侠题材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唐不稳定的社会状况,表现了当时人们希望有剑侠人物出来除暴安良的愿望。同时志怪之作明显增多,六朝遗风出现回流的趋势。为展示唐传奇如此的发展线索,本书选录了初唐时期的三篇作品:《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离魂记》,(考虑到《游仙窟》有人出版专册,故未选入,鲁迅在《序例》中曾予说明)表现此期继承志怪而又向写现实人生转化的特点。中唐时期的作品选录数量最多,有名姓者计有二十余篇,另还有一些无名氏之作,历代传诵的精品,都已选录在内。晚唐之作,仅选了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及皇甫枚的《飞烟传》两篇,此缘于本书“专在单篇”的选录标准,但仅此两篇,亦可见出晚唐传奇的特点。宋人传奇,选录了两卷九篇,大都是历史题材,表现出宋传奇借历史以寓劝诫及手法上近实录的特点。《唐宋传奇集》便以如此的方式来展示唐传奇的发展线索及各期之特点,使读者能够获得一种史的观念及认识。

三、严肃的选录态度,精到的校勘。中国古小说自班固认定其

“出自稗官”，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小知者所为”以来，在旧时文人及统治者的心目中，长期受到轻视，统治者虽也看到了小说能有“可观民风”的效用，但实际上，它主要的功能，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助一时之娱乐。至于谈到所谓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简直连边也挨不上。缘于这样的态度，在小说的编纂、印制、出版中，多出现“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换头削足”等等严重的错讹情况，甚至到了鲁迅时代所出版的古小说选本中，这些错讹仍然未予彻底改正，这对小说的研究与阅读，势必带来极大的危害。鲁迅先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弥叹虽短书俚说，一遭纂乱，固貽害于谈文，亦飞灾于考史也。”于是，以他严肃的学术态度，发意匡正，斥伪返本，让古代作品以其真面目现世，为学界及读者提供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如此严肃的著作态度，贯穿于全书的始末，保证了本书的可信性。而精到的校勘，既反映了鲁迅先生严肃的学术态度，又是鲁迅先生深厚学术功力的表现。据鲁迅先生在《序例》中交代，本书各篇从明刊本《文苑英华》、清人黄晟刊《太平广记》中录出，并以明人许自昌刻本、涵芬楼影印宋本《资治通鉴考异》、董康刻士礼居本《青琐高议》、明翻宋本《百川学海》、明钞本原本《说郛》、明顾元庆刊本《文房小说》、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秘室丛书》等相校，有妄作者，辄加审正，黜其欺伪；字句相异者，惟从其是。鲁迅先生又将自己涉猎群书、有关唐宋传奇可资参证者，作成札记，名为《稗边小缀》，附于书末。其中或述说各篇源流，或考辨异说，厘正讹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此精研博考，用力之勤，使本书成为一可靠的读本，远非一些泛泛者可比。对此，鲁迅先生亦欣然说道：“持此涓滴，注彼说渊，献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稍减其考索之劳，而得玩绎之乐耶。”（《唐宋传奇集·序例》）

三

《唐宋传奇集》一书花费了鲁迅先生多年的心血,最终完成于1927年寓居广州之时,1927年12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上册,1928年2月出版下册。1934年5月合为一册,由上海联华书店再版,后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又印行单行本,并重新校对,附以校记。此次译注,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为底本,并参校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印行的《唐宋传奇集》,文字有差异、取舍处,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本书注释,以简明达意为主,不作繁复之考证。

本书译文,尽量以直译为主,以期保有原作面目。在直译难以达意之时,在不伤文意的前提下,则以意译,力求做到信、达、雅。篇中的诗赋,亦尽量译出,一些意思浅显、文句平实的,为免伤大雅,则不予翻译。对联具有独特的语意及形式,一经翻译,势必损伤其美,故亦不译。《稗边小缀》为鲁迅的著作,遵从此套丛书体例,以附录形式附在书末,亦不作翻译。

本书的选题、订立体例、汇聚资料,均是程小铭君总其事,程君并亲自对本书前六卷的《离魂记》、《枕中记》、《任氏传》、《柳氏传》、《柳毅传》、《隋遗录》、《隋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及《序例》诸篇作了题解、注释、翻译,惜全书未竟,程君竟因病撒手人寰,英年早逝,足让人伤悲不已!是以本书前六卷余下的二十八篇,由袁政谦完成;第七、第八卷则由邱瑞祥完成。缘于继作者的学薄才寡,书中错讹之处势必难免,祈望海内方家不吝赐教是盼。

邱瑞祥

1999年6月25日于贵阳

序 例

【题解】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10月16日上海《北新周刊》第51、第52期合刊，后印入1927年12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唐宋传奇集》上册。

本篇主要说明自己校录《唐宋传奇集》的缘起及体例。

鲁迅深刻地分析了唐宋传奇文遭受“骇心之厄”的原因：一是封建正统文人的歧视，作品亡佚的很多，“仅赖《太平广记》等之所包容，得存什一”。二是商人为利所驱，“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造成“晋唐稗传，踪影几尽”的灾难性后果。鲁迅既痛感于此，乃“发意匡正”，在辑录了《古小说钩沉》后，又辑录了这本《唐宋传奇集》。其目的在使读者：“稍减其考索之劳，而得翫绎之乐”。

文章的后半部分说明了校录此书的体例及甘苦，我们由此可以了解此书的一些特色。比如，本书所辑录的传奇文限于以单篇形式传世者，其取录标准是“唐文从宽，宋制则颇加抉择”。鲁迅自言成就此书“颇亦匪易”，并具体说明了其选录校核的过程，反映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表明了作者对此书的珍视心情。

【原文】

东越胡应麟在明代，博涉四部^②，尝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

《东阳夜怪》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③。”其言盖几是也。饬于诗赋^④，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而后贤秉正，视同土沙，仅赖《太平广记》等之所包容^⑤，得存什一。顾复缘贾人贸利，撮拾彫镌，如《说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说》^⑥，如《龙威秘书》^⑦，如《唐人说荟》，如《艺苑掇华》^⑧，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⑨，黥剿几尽^⑩。夫蚊子惜鼻，固犹香象^⑪，嫫母护面^⑫，诘逊毛嫱^⑬，则彼虽小说，夙称卑卑不足厕九流之列者乎^⑭，而换头削足，仍亦骇心之厄也。昔尝病之，发意匡正。先辑自汉至隋小说，为《钩沈》五部讫^⑮；渐复录唐宋传奇之作，将欲汇为一编，较之通行本子，稍足凭信，而屡更颠沛，不遑理董，委诸行篋，分饱蟬蠹而已。今夏失业，幽居南中^⑯，偶见郑振铎君所编《中国短篇小说集》，埽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埋郁，一旦霍然。惜《夜怪录》尚题王洙，《灵应传》未删于逖^⑰，曾于故旧，犹存眷恋。继复读大兴徐松《登科记考》^⑱，积微成昭，钩稽渊密，而于李徵及第，乃引李景亮《人虎传》作证^⑲。此明人妄署，非景亮文。弥叹虽短书俚说^⑳，一遭篡乱，固贻害于谈文，亦飞灾于考史也。顿忆旧稿，发篋谛观，黯澹有加，淪敝则未。乃略依时代次第，循览一周。谅哉，王度《古镜》，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而大增华艳。千里《杨倡》，柳琨《上清》，遂极庠弱，与诗运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㉑，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彩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

特《夜怪》一录，显托空无，逮今允成陈言，在唐实犹新意，胡君顾贬之至此，窃未能同耳^②。自审所录，虽无秘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复念近数年中，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当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说渊，献我同流，比之芹子^③，或亦将稍减其考索之劳，而得翫绎之乐耶^④。于是杜门摊书，重加勘定，匝月始就^⑤，凡八卷，可校印，结愿知幸，方欣已歆。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嗟夫，此亦岂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犹有杂例，并缀左方^⑥：

一、本集所取资者，为明刊本《文苑英华》^⑦；清黄晟刊本《太平广记》^⑧，校以明许自昌刻本^⑨；涵芬楼影印宋本《资治通鉴考异》；董康刻士礼居本《青琐高议》^⑩，校以明张梦锡刊本及旧钞本；明翻宋本《百川学海》^⑪；明钞本原本《说郭》^⑫；明顾元庆刊本《文房小说》^⑬；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秘室丛书》^⑭等。

一、本集所取，专在单篇。若一书中之一篇，则虽事极煊赫，或本书已亡，亦不收采。如袁郊《甘泽谣》之《红线》^⑮，李复言《续玄怪录》之《杜子春》^⑯，裴铏《传奇》之《昆仑奴》《聂隐娘》等是也^⑰。皇甫枚《飞烟传》，虽亦是《三水小牍》逸文，然《太平广记》引则不云出于何书，似曾单行，故仍入录。

一、本集所取，唐文从宽，宋制则颇加抉择。凡明清人所辑丛刊，有妄作者，辄加审正，黜其伪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游仙窟》，为唐张文成作^⑱，本当置《白猿传》之次，以章茅尘君方图版行^⑲，故不编入。

一、本集所取文章，有复见于不同之书，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则互校之。字句有异，惟从其是。亦不历举